



一路順風

簡 嬪

那些年，我擁有數條散步徑，風景與趣味各自不同。我想像那幾條路徑結成一張迷人的網，我是滾動於其間的一顆野果。

那時，我遷入的山坡社區呈現半荒廢狀態——那是悲哀的，原本蒼鬱蒼翠的野樹林被剷平，大興土木若能細緻地建造一座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社區，也是美事。可惜相反，百齡大樹拔除了，房子蓋到一半卻遇到建商惡性倒閉，社區完全脫離原來的藍圖發展成燈火閃爍的廢墟。

我不嫌廢墟，因為在它的靜止裏大自然的氣息逐漸回魂。我必定擁有綠色血統所以能聆聽鳥鳴、蟬嘶、蛙鼓，能感應樹的滄桑與喜悅，能記憶與草葉的對話，能辨識眼前飛過的蝴蝶是貴族抑或平民。我遷入廢墟，純粹渴望找一個地方安放綠色靈魂，希望每一次散步的路上，有天光雲彩、野樹間花伴我漫遊。

在這塊我們最愛的土地上有兩件事令我厭倦；一是欠缺美感，二是埋藏在潛意識底層的開墾慾過度扭曲，兩者相乘，造成今日的都市醜態。我們也被迫居住於罐頭住宅，行走於水泥叢林。我不免想，難道這土地上的百姓不配擁有大樹濃蔭、山澗林泉，難道連一條清晨、黃昏時可以安靜散步的小徑也不配享有嗎？

我理想中的現代生活是，一天中除了扮演職場戰將、家庭勇士，還應在清晨時貼近哲學家心靈或宗教家胸懷，至於黃昏到星夜，無疑是屬於文學丰采的——雅致如一首短詩，繁複則媲美莎士比亞《仲夏夜之夢》。

那麼，散步是必要的。無論晨曦微微或晚霞即將隱入夜空，湖邊小徑、河畔碎石路或每一座住宅區都有的綠色隧道，總有渴望釋放心靈的人在此漫遊。恢復做為一個人的尊嚴，取得渺小的人徜徉於自然中所應得的歡喜。

我理想中的現代生活必須包含這份歡喜。

那幾條沿廢墟社區輻射的散步路徑帶給我無上歡喜。雖然風景離我夢想還差一大截，但對一個「遊民」等級、向水泥叢林乞討綠光的人而言，算是享受了。最短的路徑只需二十分鐘來回，主要在巡視荒屋、空院又冒出什麼野生植物？遇到有趣的，我會隨手採集，返家查書，彷彿多認識幾個朋友般得到不為人知的快樂。那一回，我與那隻枯葉蝶相遇、被牠嚇一跳之後，自此思慕不已。我癡心妄想，這善於擬態的小蝶既然能粉碎我初見牠時、腦海裏枯葉與蝶的對立意識，那麼，一小群枯葉蝶的力量說不定可以瓦解這個醜陋的水泥島，消她災厄，解她魔咒，讓她恢復原有的山精水靈，原有的閃閃綠光。

對我來說，火車永遠是魔術盒子。

永遠帶你到某個地方，每一次——跟著幾乎完全不同的人。我永遠猜不到坐在我前面、後面、左邊、右邊的會是什麼人。也許我會重複坐過某個車廂某個號碼的座位，但我永遠不能確定下次我會坐在那一個車廂，跟著那些陌生、相識，或似曾相識的人。這是火車的第一個魔術——比撲克牌、麻將牌、六合彩更富變化的重組遊戲。

這是藏著各種不同聲音和生命風景的魔術盒子。你也許一上車就聽到兩個聒噪的聲音天南地北開講起來。這聲音你確定你並不熟悉，然而它們居然愈逼愈近，開始談到你身邊的某個熟人。你試圖猜測說話者的身分，忽然間，他們居然談到了你。你趕緊探頭看看他們，發現他們並不認識你，等你定下來，準備再聽他們怎麼說你，他們已轉向改談天氣……

或者坐在前面的是一對情侶，輕聲細語地把他們的濃情蜜意清楚地傳播到你的耳裡。你也許並沒有偷窺癖，但魔術盒子強迫你接收他們的親密畫面。這是唯一可以合法分享他人隱私的公共場合。你看到隔座女郎輪廓分明的內衣；你看到後面歐巴桑金牙微露、兩腿大開的睡姿；最勇健的是一群放假回鄉、活力充沛的阿兵哥，七嘴八舌地在「保密防諜，人人有責」的標語下爭談他們的性經驗。

……魔術盒子開開合合，倒出這些，又裝進那些。當兵的時候有一次搭每站皆停的夜車從高雄到台北，半夜醒來發現腳下、座位下、走道上，甚至頭上的行李架上都睡滿了人。這真像魔幻寫實主義的小說。

……去年冬天一個晚上，我從台北買了兩本奇里訶的畫冊帶回花蓮。下了車，離開火車站，才發現畫冊還在火車上。我急忙奔回：一半的火車已繼續開往台東，一半拖回車庫。我輾轉查詢，到了將近十二點才找到進入車庫的門路。一節節車廂像上了鎖鍊的機器獸，一排排囚禁於夜晚的鐵道。我突然感覺它們也有靈魂，並且正在做夢。我看到一排依然亮著燈的車廂，跳上去，發現幾個山地婦人正在整理、清洗車廂。所有的座位整整齊齊地空著。啊，走了旅客的車廂原來這麼地孤寂、空虛。我找到了那兩本奇里訶的畫冊，不知道是夢是真。

明天，它們將繼續載著不同的旅客駛向相同的地方。

當作一種藝術看，中國書法是很獨特的。因為字是藝術，所以什麼「永字八法」之類的說數，其效用也就和新詩作法「小說作法」相差不多。繩墨當然是可以教的，而巧妙各有不同，關鍵在於個人。寫字最容易洩露一個人的個性，所謂「字如其人」大抵不誣。如果每個字都方方正正，其人大概拘謹，如果伸胳膊拉腿的都逸出格外，其人必定豪放，字瘦如柴，其人必如排骨，字如墨豬，其人必近於「五百斤油」。所以鄭板橋的字，就應該是那樣的傾斜古怪，才和他那吃狗肉傲公卿的氣概相稱，顏魯公的字就應該是那樣的端莊凝重，才和他的臨難不苟的品格相合，其間無絲毫勉強。

在「文字國」裡，需要寫字的地方特別多。擘窠大字至蠅頭小楷，都有用途。可惜的是，寫字的人往往不能利用其所長，且常用錯了地方。譬如，鑿石摹壁的大字，如果不能使山川生色，就不如給當舖醬園寫寫招牌，至不濟也可以給煤棧寫「南山高煤」。有些人的字不宜在壁上題詩，改寫春聯或「抬頭見喜」就合適多。有的人寫字技術非常嫻熟，在茶壺蓋上寫「一片冰心」是可以勝任的，卻偏愛給人題跋字畫。中堂條幅對聯，其實是人人都可以寫的，不過懸掛的地點應該有個分別，有的宜於掛在書齋客堂，有的宜於掛在飯舖理髮館，求其環境配合，氣味相投，如是而已。

「善書者不擇筆」，此說未必盡然，禿筆寫鐵線篆，未嘗不可，臨趙孟頫「心經」就有困難。字寫得堅挺俊俏，所用大概是尖毫。筆墨紙硯，對於字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。有時候寫字的人除了工具之外還講究一點特殊的技巧，最妙者無過於某公之一筆虎，八尺的宣紙，佈滿了一個虎字，氣勢磅礴，一氣呵成，尤其是那一直豎，頂天立地的筆直一根杉木似的，煞是嚇人。據說，這是有特別辦法的，法用馬弁一名，牽著紙端，在寫到那一豎的時候把筆頓好，喊一聲「拉」，馬弁牽著紙就往後扯，筆直的一豎自然完成。

終於該吃水果了。

嬸嬸把水果盤端上來，西瓜切得整整齊齊排列，數量雖然不多，但是顏色非常豔麗。也許是芬芳的氣味，快睡著的妹妹醒了過來，我注意到他的眼睛盯住西瓜，一下子流露出燦爛的光芒。

現在我的脖子綁著一朵大紅色蝴蝶領結，乖乖坐在這裡。我相信再頑皮的小孩，只要聽到到親戚家作客這種壞差事，一定立刻安靜下來。我脖子上的領結總讓我想起家裡大狗哈利脖子上的項圈。牠失去自由，整天汪汪叫，我卻連叫的權利也沒有。

妹妹也好不到那裡去，她被綁上那朵據說很漂亮的髮結，翹出兩瓣高高的蝴蝶結在腦袋瓜上面，整個人看起來像隻笨兔子，又像背著天線的電視機，又好像剛從禮品店包裝好，準備送人的禮物。總之，我們兩人很慘淡地坐在那裡，努力裝出很快樂、很乖巧的樣子，供人觀賞。

「去年你和妹妹來時才這麼小，」嬸嬸比畫一個很矮的高度，「小孩子長得這麼快，難怪我們要老，唉……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媽媽跟著感嘆，一點沒有注意到妹妹睜得大大的眼睛，不停向媽媽眨動、暗示。

先是伯父開始用牙籤挑起一片西瓜，塞到嘴裡去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來。幾滴西瓜汁從嘴角流出來，他掏出手帕去擦拭。接著三個堂哥、一個堂姊、一個堂妹，各拿起一枝牙籤，蜂擁而上，又快又準地刺中目標，跳起來，丟進嘴巴裡面去。

「妹妹幾歲呢？」嬸嬸又問。

妹妹裝出可愛的模樣掰手指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是五歲沒錯。情況很危急，差不多所有堂兄妹都吃過了第二片水果，一時之間，整盤西瓜空了一半。

妹妹不停地在桌面下踩我的腳，要我暗示媽媽允許我們吃西瓜。我想起出門前媽媽一再告誡的話。

「到了嬸嬸家裡，人家請你們坐，不要一下就坐下來。」

「為什麼不坐呢？」我問。

「人家只是測驗你們小孩子懂不懂事，聽不聽話。」媽媽說。

「那要什麼時候才坐呢？」

「等我暗示你們。」媽媽很滿意地訓示我們，過了一會兒，想起什麼，忽然又問：「那如果嬸嬸請你們吃東西呢？」

「不吃。」我和妹妹異口同聲回答。

「對！」媽媽高興地撫摸我們的頭，「要等媽媽暗示。」

事實上並沒有說的那麼容易。我看媽媽和嬸嬸談得眉飛色舞，早忘記暗示這回事了。妹妹不斷地在左邊踩我的左腳，踩得我腳趾直發脹。

看著西瓜一塊一塊淪陷到堂哥、堂妹的口裡，我終於下定決心，伸出腳去踩媽媽。

請到我的家鄉來

林海音

請到我的家鄉來，我的家鄉是歐洲北部的丹麥。

歐洲北邊的國家，是這樣的遙遠，你一定會說那是一個陌生的地方；但是我要一提那個「人魚公主」的故事，你又一定會說：啊，我知道！那我知道！這故事裡的可愛的美人魚，就是我國最會寫兒童故事的安徒生寫的。安徒生寫過一百多篇給小朋友看的故事，像醜小鴨、賣火柴的女孩、國王新衣等等，你一定都看過。丹麥有一位雕刻家，因為欣賞美人魚的美麗，欽佩她愛情的純潔，為了紀念她的偉大，給她雕刻了一座石像，立在我國首都哥本哈根的海邊。每逢漲潮時，海水就會淹沒石像的石墩，潮水退去後，石像又在陸地上了。石像的背後是汪洋大海，由海岸望去，海天一色，你不由得會想到這動人的故事。

我們丹麥的氣候是溫濕的，缺乏森林，但是農業和漁業很發達，我們的奶酪和牛油，每年輸出很多，在這裡也可以吃到美味的魚。

來吧，請到我的家鄉來吧！

請到我的家鄉來，我的家鄉是亞州的島國日本。

打開地圖看看，處在日本海和太平洋中間，幾個狹長的島，形成了我們的國家。

妳一定聽說過，日本是一個國際有名的觀光國家，有許多風景美麗的地方，玩也玩不完。

東京是我們的首都，也是世界第二大都市，人口有一千萬哪！從東京出發，一路可以到鎌倉看看青銅鑄的大佛，到熱海洗溫泉，到箱根去看一年到頭山頂積雪的富士山，到京都去看古蹟，到奈良去餵鹿，到大阪去看用巨石蓋成的大阪城。

我們日本文字中，也夾了許多中國字，有的發音也差不多，所以你到了這裡一定不會覺得陌生，因為除了文字外，我們和中國相同的地方還很多。我們信仰佛教，廟宇多；我們敬仰孔子；也有孔廟；我們喜歡吃魚和豆腐。

我們的節日很多，每個節日都很有趣。別的國家只有一個兒童節日，我們有兩個，一個是男童節，一個是女童節。男童節大家玩燈籠，女童節玩娃娃。你想參加嗎？來吧，請到我的家鄉來吧！

上課的時候，有一道紅色的光，正好落在左腳旁，回頭一看原來是夕陽之光，從靠海的那扇門走進教室來的。談到夕陽，沒有人不想起李商隱《登樂遊原》的詩：「向晚意不適，驅車登古原。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這首詩到了現代，說法被固定了，此如大家都說：這是象徵著一個人生命的短促，也象徵著唐代國勢的衰落。不管怎麼說法，總不外乎這個意思。讀詩的人呀！只這樣想是不行的。滿身滿眼都是「象徵」，充滿了「大時代的智慧」，是不可以的，讀詩的時候，要解開那些習慣性想法所加給想像力的萬般束縛，像這首詩，作者明明說，「夕陽無限好」，那麼夕陽之好，在那裡呢？

每個地方都有夕陽，家裡的窗上，黃昏之前有一束光進來，留在窗戶玻璃上，李商隱的《晚晴》詩的中間四句說：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。併添高閣迴，微注小窗明。」最後這五個字，就是這樣的景象。所以，看夕陽不必擇地而為之，假使在家裡，五、六點了，其他的人還沒回來，自己一人，也不點燈，默然任夕陽之光，從窗口斜斜地一直走到書桌上來，然後整個屋子在悠然中昏暗下來；又若是背對夕陽的屋子，不期然地打開門窗，離望窗前的「人家樓宇，上面也有夕陽之色，此時讀李商隱這首《晚晴詩》便很好。

高雄市夕陽最多之處在西子灣，此地看落日，不只是對著單單一顆的紅日，而是黃昏之色，這種顏色，是淡黃、淺白、淺紅加上微微的青色雜揉而成的，你叫它什麼色呢？在中國古畫中，沒有看過這樣的顏色。這幾日海上天字澄淨，長空中一望無際，只在遠處海天分界的地方濛濛的有些水氣，這水氣也不知道實際上有多高，從沙灘水際上看，大約有一百公尺的高度，落日漸漸接近它，逐漸由黃白轉成淺紅，走廊上淡紅的夕陽光便是。

紅日再西沈的話，昏冥之中就有些暗灰之色。我教詩選與習作的那一班，重陽以後那一個月裡，都在這個時間下課。